

為何實踐「閱讀的科學」如此具有挑戰性（上）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華盛頓，北卡羅來納州

小勞爾·奧利維亞斯（Raul Olivares Jr.）以前聽說過「閱讀的科學」這個詞。

就像其他的教育流行語一樣，它通過時空過濾下來，在同事的談話中不經意地提及，或包含在學區的公報中。但直到去年秋天，他才意識到它的重要性--當時奧利維亞斯是北卡羅來納州華盛頓市東方小學（Eastern Elementary）的一名幼兒園教師，他聽說他所在的州已經通過了一項法案，要求小學教授「閱讀的科學」。

在過去的一學年裡，他花了幾個小時去參加國家規定的旨在教授閱讀科學基礎的培訓，與同事們一起處理它，並在他的課堂上嘗試新想法。

他說：「我確實喜歡它，而且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但這個過程「超乎尋常地激烈」。

他在思考自己的教學實踐方面經歷了一個重大轉變。他說：「我幾乎覺得我需要對我以前教過的一些孩子說『對不起』」。

北卡羅來納州是在過去幾年中開始嘗試從根本上改變閱讀教學的二十多個州之一。其目的是使教學與幾十年來關於幼兒如何學習閱讀的研究相一致。

實現這一目標將是混亂而艱難的

「你的閱讀哲學就像宗教一樣深奧」，北卡羅來納州維克縣萊西小學（Lacy Elementary）校長雪莉·米勒（Sherri Miller）說，「我與許多人進行比賽，就這樣返來復去，這有點像我們國家的政治」。

對於北卡羅來納州和其他追求「閱讀科學」的州的許多教師來說，改變的要求將要求他們的教學方式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並對他們的最佳實踐和信念進行徹底的反思。

正如北卡羅來納州的經驗所強調的那樣，這種變化正在緩慢、不平衡地、逐個學校甚至逐個老師地發生。它依賴於鼓勵、激勵和獲得教師認同的精心冶煉術--當大多數學校系統和許多個別教師傳統上自

行決定教什麼和如何教時，達到這種平衡具有挑戰性。

奧利維亞斯致力於從培訓中學習。他想做對他的學生最有利的事。但他仍然不確定他的閱讀教學現在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在給我提供大量的背景知識。但我沒有得到--你如何應用它？」

為什麼一個州要全面改革閱讀教學？

要瞭解北卡羅來納州為什麼要進行如此大的改革，重要的是要知道全國大多數教室的閱讀教學是什麼樣的。

美國（包括北卡羅來納州）的大多數早期閱讀教師都說他們實行平衡識字法。

該方法通常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教師的選擇和專業判斷。教師被教導要有許多「工具箱」，使用他們認為最適合他們面前學生的方法。

平衡識字的一個常見做法是引導性閱讀，在這種情況下，教師在學生閱讀與他們水準相匹配的書籍時，引導他們採取各種理解策略。教師鼓勵那些對個別單詞有困難的學生，除了看字母外，還可以利用圖片和上下文來猜測這個單詞可能是什麼。

奧利維亞斯說，他就是這樣接受訓練的。「在大學階段，更多的是看圖片，使用這些圖片線索。」

但幾十年來的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表明，許多這樣的策略對於培養熟練的讀者並不是最有效的。研究表明，明確、系統地指導字母如何代表聲音（語音學）是教孩子們如何閱讀單詞的最有效方法。教學生依靠其他線索，比如圖片，使他們的注意力從字母上移開。而且，將學生限制在被認為是「符合他們水準」的書籍中，實際上會擴大成績差距。

閱讀的科學採用更有條理的方法。教師從語言的基礎開始，包括拼音。最年輕的學生不會花很多時間嘗試閱讀他們無法解碼的書籍；相反，教師通過朗讀和對話來培養孩子的語言能力和對世界的認識。

當學生開始更流暢地閱讀時，這些單詞識別技能和語言能力就像繩子上的線一樣交織在一起。學生們在他們的年級或更高水準上閱讀越來越複雜的文章--不僅僅是在英語課上，而是在各學科上。

這兩種方法在工作原理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但通常，這些差

異會被簡化為關於語音的對話--是否要教它，以及要花多少時間。

的確，有些平衡識字的教師並不教很多拼音。但是，其他人卻在教。隨著「閱讀科學」運動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學校實施了明確的、系統的拼讀課程，同時在學校的其他時間裡仍然使用引導閱讀。

研究人員說，這可能會破壞整個方法。如果學生在上午學習拼音，但下午卻被要求在閱讀時猜測單詞，那麼他們就無法在真實的閱讀中磨練自己的拼音技能。如果教師將這些學生限制在較低水準的文本上，他們就不會建立起知識和學科素養，從而推動他們的學習。

奧利維亞斯的學校早在新法規出台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這種過渡。東方小學在過去幾年裡一直在使用有系統的拼音課程。但在過去的一年裡，它才剛開始摸索如何擺脫引導性閱讀和其他平衡識字實踐。

奧利維亞斯說，拼音課程一開始很難學。但在過去的幾年裡，他開始看到他的學生將他們學到的技能應用到讀寫能力之外，例如，閱讀數學單詞問題。

2022年5月的一個星期一，奧利維亞斯坐在教室智能板前的椅子上，為他的學生寫出字母組合的聲音。他們正在複習幾個雙字母，即代表一個聲音的兩個字母的組合。當他們寫到「ph」時，奧利維亞斯提醒地毯上的幼兒園學生，這個特殊的雙字母組合很棘手--它可能不會發出他的學生認為的聲音。這個雙字母「他喜歡做一個間諜」，奧利維亞斯說。

字母「ph」要發出「f」的聲音，「但他們看起來想讓我們說『噗--哼』」奧利維亞斯說，他雙手合十，秘密地向前傾身「我們不會上當的」。

奧利維亞斯指導小組快速繪出單詞圖，幼兒園的孩子們識別出雙字母和元音母音，然後在空中舉起手指，從左到右「滑」讀單詞。他聽起來很熟練，很有自信。但他說，情況並不總是這樣的。

「要接受這是我們的新常態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不是我在學校或大學裡所學到的東西」奧利維亞斯說。「我花了兩年時間才終於看到它的好處」，他現在是這個項目的傳教士。在過去的一年裡，他有三個學生在開始上學時不會說英語，現在他們的閱讀量都達到或超過了年級水準。他說，看到這些學生的進步使我「真正的認同」。

但他仍然不確定「閱讀科學」的其餘部分應該如何應用於他的實踐。

「多年來，一直是引導閱讀、引導閱讀、引導閱讀：揚·理查德森模式，」奧利弗斯說，他提到了一種流行的平衡識字方法。但現在，培訓向他介紹了一種理解孩子們如何學習閱讀的新方法。他覺得他需要一個新的模式來匹配，只是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找到。

艱難的推廣工作加劇了挫折感

為了給教師提供這種新的模式，北卡羅來納州的法律幾乎觸及了教師如何進行閱讀教學的每一個部分。培訓、課程和對有困難的學生的介入措施都必須符合新的州指導方針。

該法律的大部分要求落在 K-12 學區身上。而學區的任務是在立法通過後的幾個月內開始改革--學校領導者說，在疫情下的學校教育，這個時間表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州政府官員和立法者說，這項工作迫在眉睫，不容拖延。但這種緊迫性並沒有考慮到說服人們重新審視根深蒂固的信念所需要的時間。

它迫使各學區制定計劃，而一些教師認為這些計劃令人沮喪和不堪重負。教育部門要求學校和教師對實踐和理念做出巨大改變，但並非所有教師都明白為什麼有必要這樣做。

以該法律最全面的措施為例，它要求每一位幼兒園至 5 年級 (K-5) 的教師在單詞閱讀和理解教學方面接受相同的、為期兩年的強化培訓課程。這項培訓--《閱讀和拼寫教師的語言要點》(或稱 LETRS)--正耗費該部門 5400 萬美元來實施，需要大約 160 個小時來完成。

該法律於 2021 年 4 月通過後，便開始了倒數計時：第一批學校原定於當年秋季開課。

LETRS 通常被描述為等同於一個研究生水準的課程。在兩年的時間裡，它為教師提供了單詞閱讀和理解教學方面的基礎。完成該課程需要大量的教師時間，這就要求學區領導者發揮創造力，將培訓納入他們的日程安排。

溫斯頓-塞勒姆/福賽斯郡學校向其校長發出了這樣的信息。把你的其他專業學習計劃放在一邊，LETRS 是你現在的重點。夏洛特-梅

克倫堡 (Charlotte-Mecklenburg) 學校面臨著代課教師短缺的問題，將學生分散到其他班級，以便教師能夠在白天參加課程。

夏洛特-梅克倫堡學校的幼兒園教師艾米麗·布拉德 (Emily Bullard) 在談到她的教室裡增加了額外的學生時說：「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因為我們已經壓力很大，過度勞累了。布拉德說，她從一開始就是 LETRS 的「擁護者」，但要兼顧培訓日程是個難題。

(公共教育部門為各學區提供了推遲培訓開始日期的選擇，大約有十二個學區這樣做了)。

大多數教師還不得不在合同時間之外花時間進行培訓，而他們並沒有得到補償。州政府沒有提供津貼，所以各區選擇是否提供津貼。一些學校的教師得到了 1000 美元，另一些學校得到了 250 美元，還有一些學校什麼都沒有，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做同樣的工作--這個制度對許多教師來說並不公平。

LETRS 對一些人來說，只是另一件需要完成的事情--一種遵守規定的練習。

一位教師說，她的同事問她是否願意一起在網上找答案，這樣他們就不用做作業了。一位非營利組織的顧問回憶說，他看到一所學校的教師在清理教室時，背景中播放著在線培訓。

珍妮弗·德拉諾-格姆齊克 (Jennifer Delano-Gemzik) 曾是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名識字教練，在該州主持過一些 LETRS 培訓，她說她曾經歷過 40 人的虛擬房間，全部關閉攝像頭，他們在培訓期間不互動，也不參加分組討論。

她說：「我可以一直複一個問題，直到天黑奶牛回家，也沒有人會回應我」。

即使是北卡羅來納州一些最激烈的改革倡導者也批評了這一推廣活動「在任何方面都不合適」。阿曼達·哈里遜 (Amanda Harrison) 是北卡羅來納州識字媽媽協會 (Literacy Moms NC) 的閱讀障礙活動家，該協會是一個幫助制定法律的有影響力的團體，她說缺乏全州範圍內的津貼和學區的後勤挑戰給當地的教育工作者帶來了不必要的負擔。

在其他情況下，這種坎坷的開始已經讓位於更好的系統。

在布拉德所在的夏洛特-梅克倫堡區，學校董事會最終在 2021-22 學年的日歷上增加了額外的帶薪工作時間。她說從那時起就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基調轉變」，她更多的同事都投入到培訓中。

即便如此，該部門需要更多地關注該計劃背後的目的和願景，希爾學習中心的執行主任貝絲·安德森（Beth Anderson）說。希爾學習中心是一所針對有閱讀困難的學生的獨立學校和研究中心。

教師需要清楚為什麼當前的做法行不通，以及為什麼州政府試圖改變閱讀教學的方式。安德森說：「你總是必須從原因開始」。

下集續

撰稿人/譯稿人：Sarah Schwartz/翁而真

資料來源：Education Week（2022.7.20）。<https://www.edweek.org/teaching-learning/why-putting-the-science-of-reading-into-practice-is-so-challenging/2022/07>

